

諸名家
評定本
錢牧齋箋注杜詩

陽湖陶湘署檢



杜工部集卷之十五

虞山蒙叟錢謙益箋註

近體詩一百四十三首

居夢州作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列一作制一云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

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一作謝鄴中奇騷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

已斷堂構惜一作肯仍虧漫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一作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

移經濟漸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

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

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

宜故山迷白閣秋水隱一作意黃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江左沈約謝靈運傳論降及元康潘陸特秀遺風餘烈事極江左自建武暨

於義熙歷載將百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羊祜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宗氏顧謝騰聲文心雕龍江左篇製溺乎玄風續晉陽秋曰

錢箋杜詩卷十五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漸之時中書局校印

王云此篇前半氣勢甚雄起亦千古名語吳云自述文章經清下迷身世李云分四段一段泛論詩文二段淵源自叙三段述己之漂泊四段傷國之傾危仍抱發端以賦詩結起處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故也賸下言古之良馬多帶好兒何自觀則已之先人斷輪有舊而悲不克荷荷致愧前賢也因言展轉浮名非不傳其著作特有大無命莫救於羈愁故下接云云結語不惟回抱詩文二條而別離字已虛括上文多病鄴中奇鄴中指曹魏

言奇字下得確

李公八詩只就景色

外大家之篇 春容

富麗壯老澤雄自唐

迄今竟為絕調 感

時憂國詩之寫與在

此而能超議論之切

故為神品 吳云劉

辰翁曰八詩沉雄富

麗表傷無限小家數

不可彷彿郭美命曰

八詩極力振句却雄

渾不露鄭恭陽曰詩

不論詞而論意有懷

孫綽許詢轉相祖尚 鄴中 江淹雜體詩序 關西 鄴下 既月支 匈奴傳 東胡

秋興八首 潘岳秋興賦序云於時秋也遂以名篇

箋曰此詩舊箋影畧未悉其篇章次第鈎鎖開闔今要而言之五靈凋傷一

下故即以此發端也江間塞上狀其悲壯叢菊孤舟寫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

而哀猿號急竹斷而悲茹發離月蘆花淒清滿眼蕭蕭夜遠夜攢簇一時請看

二字緊映每依南斗即連上城高暮砧當句呼應耳燕夜為侶遠則佳衡劉向

月如此信宿亦然心抱南斗京華之思身與漁人燕夜為侶遠則佳衡劉向

心也然近則同學輕肥之相笑第三章正中吃緊節蕭條歲晚身事如此長

安棋局世事如此企望京華一句是三章中吃緊節蕭條歲晚身事如此長

章以中之達來宮闕一章思全感日之長安也瞿塘峽口一章思承平昔游

長安也昆明池水一章思自古帝王之長安也昆明池水一章思自古帝王之

之長安也由瞿塘鳥道之區指曲江禁近之地兵燹秋氣萬里連延首昔游

云塞上風雲接陰也唐時游幸莫盛於曲江故悲臨洸則先舉曲江漢朝

形勝莫壯於昆明池故追隆古則特舉昆明曰漢時曰武帝正冠指自古帝王

也此章蓋感嘆遺蹟企想其妍麗而自傷遠不得見乃疊中曲江末句文勢

了然今以為概指喪亂則迂矣天寶之禍干戈滿地營壘俱在國西及郭令

收西京陳於香積寺北禮水之東皆漢上林苑地在昆明御宿之間然城南

故地風景無恙故曰自遠迤也碧梧紅豆秋色依然拾翠同舟春遊如昨追

興之能事畢矣此詩一事為八章章雖有八重重鈎攝有無量樓閣門在今

人理會不到但少分理會便恐隨逐穿穴如

繼鼠入牛角中耳餘義則更於分章下詳之

時中書局校印

人以兼天接地之太

板雨開一繫之無謂

是不知工中有拙拙

中有工者也

御云秋興自是杜集

有名大篇八章固有

八章之結構一章亦

各有一章之結構渾

渾吟諷佳趣當自得

之

李云承接之法緩急

俱好吳云起語悵

然中聯沉著奉使句

蔡夢弼謂整用張翥

之謬要是借用結語

不盡極有思致李

云點綴感慨

李云老極然自新淡

極然自壯秋興作

於將去蜀變之時故

三四云然漁人雖

信宿而心仍泛泛言

無所繫於此也燕于

山樓張琬曰謂所
 箋曰孤城落日帳望京華曰每依南斗蓋無夕而不然也石上之月已映藤
 蘿又是依斗望京之候矣請看二字緊映每字無限凄斷見於言外如云已
 又過却一日矣不知
 何日得見京華也
 又曰每依南斗望京華皎然所謂截斷眾流句也孤城砧斷日薄虞淵萬里
 孤臣起首京國錦復八表昏黃絕塞慘澹唯此望闌寸心與南斗共芒色耳
 此句為八首之綱骨章重文疊不出於此聽猿奉使伏枕悲笳遙夜惜悽莫
 可為喻然石上藤蘿之月已映洲前蘆荻之花矣莫遂謂長夜漫漫何時旦
 解也細思請看二字又更是不覺乍見訝而嘆之詞作如是
 解此二字喚起有力此翁老不忘君千歲而下可以相法也是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日一作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鷺子故飛飛
 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匡衡言多法義上以為仕公卿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劉向九歎序
 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近金屈原忠
 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
 箋曰漁人燕子即所見以自傷也亦以自況也公抗疏不減匡衡而近侍移
 官一亦不須故口功名薄若劉向雖數奏封事不用而猶居近侍校五經
 公則白頭幕府深愧平生故曰心事違也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年
 所謂同學者蓋長安卿相也曰少年曰輕肥公之目當時卿相如此
 又曰山郭千家朝暉冷靜寫出愛府孤城也信宿漁人不但自況以其迹緣
 荻草携家嘯歌羈棲之客殆有弗如還汎汎者亦羨之詞也九辨曰燕翩
 翩其辭歸兮蟬寂寔而無聲以燕遇秋寒徊翔而不上辭歸飛翔從數攪余心
 燕于飛詩人取喻遲別已則繫舟伏枕而燕乃下上辭歸飛翔從數攪余心

定而清秋為甚因下
故字信宿再宿清秋
深秋也
吳云五六借匡衡劉
向以言所遺之困阮
與三四意相映射劉
辰翁云前後不相涉
用二人名亦莫知其
意之所在非也陳
云前三章詳變州而
略長安下五章詳長
安而略變州次第秩
然
李云似極力言之仍
自悠然不盡 文武
句意不專指衣冠亂
後人才非故感興甚
深若在今日則傷於
直率矣 其實衣冠
已異唐初然所謂異
者時俗趨新厭朴就
簡棄繁耳非指制
者言 王侯第宅白
乃思故也將相雲興
而先朝勳舊之裔不
可閱矣文武衣冠白
乃感今也踵事增華
而先進朴略之風不

焉曰故飛飛者惱亂之詞亦觸逆也抗疏之功若既薄傳經之心事又違旋
觀同學少年五陵衣馬亦漁人燕子之傳侶耳故以自輕肥薄之下自字
與還泛泛故飛飛翻倒相應杜陵有布
衣老大心轉拙於長安卿相何有哉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奕棋其傳奕者舉棋不定不勝百年辛有曰不及百第宅長安志奉慈寺本

本中書令馬周宅津陽門詩曰八埭新起合歡堂石相李林甫宅本衛國公

李靖宅林甫死後改為道士觀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

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廐矣及安直北輔間也魚龍曰魚龍

史二逆之後大居宿將說崇棟宇人謂之木妖直北輔間也魚龍曰魚龍

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
寢於淵故以秋夜為夜也

其悲也長安似奕棋言謀國者如奕棋之無定算故貽禍於百年之後而不勝

玄宗寵任蕃將而肅宗信向中官俾居朝右文
武衣冠皆異於昔時也所謂百年世事者如此

又曰肅宗收京已後委任中官外多故公不以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國兼天
故有聞道長安之章每依南斗望京華情見於此白帝城高目以故國兼天
波浪嘆彼魚龍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
定百年舉棋之局非徒悲傷晚如昔人願得入帝城而已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
時中書局校印

雄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照一作朝班

蓬萊劇談錄舍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同以為基址明坤如高五十餘丈

五門左右二里每元廟廟會禁軍御仗宿於殿庭金甲蔽戈難以綺繡文武之

序立蕃胡夷長明仰觀玉座如在霄漢識者以為自姬漢迄於隋未有如此之

威雍錄東內大明宮含元殿基高於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為宣政門北

為紫宸地每退北輒又加高至紫宸則極矣其北遂為蓬萊殿自丹鳳門北

則有含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則有紫宸殿三殿南王母樂史楊貴妃

北相背皆在山至紫宸又北而為蓬萊則山勢盡矣王母外傳開元二

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道士號太

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於鳳皇園冊太真宮如道士楊氏為貴妃進

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隨唐人詩多以王母此貴妃曰蕊日留玉母也此函關

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公詩云惜哉瑤池飲又曰蕊日留玉母也此函關

天寶元年四月同秀見玄元皇帝降於永昌街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

旁上發仗求得之高力士外傳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

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宮扇儀術志唐制人若舉動必以扇大駕西薄儀物則

復觀矣
吳云語罪兼政意在
懷君此正言崩離也
王侯第宅皆安史之
支黨文武衣冠非開
寶之班行致此禍者
皆舉墓不定之人也
故曰百年故曰故國
錢箋指唐之王侯文
武予以為不然陳
云故國平居有所思
結本章以起下數章
李云前六句追想威
時極其鋪寫第七句
忽一轉結句仍繳上
前半總是極言其
感謂有諷記者淺夫
耳吳云極刺時事
而雄渾不覺徐士彰
曰蓬萊宮關言明皇
之事神仙不若指貴
妃為當對結雄宕

荒淫失政亦畧見矣雲移二句記朝儀之盛曰識聖顏者公以布衣朝見所
謂往往時文彩動人主也落
句方及拾遺移官之事

李云風烟輕點一句
諷刺亦渾然不露可
以為法用迴首字
則身在蜀中足抱起
聯矣吳云本言秦
離麥秀之悲乃反擬
秦中富盛立意最有
含蓄徐士彰言譏明
皇之事遠遊誤矣
陳云此承上章先宮
殿而後池苑也下繼
昆明二章先內而及
城外也上下四章皆
前六句長安後二句
夔州此章在中間首
句從瞿唐引端下六
則專言長安事俱見
章法變化

李云此篇追悼先帝
以好武致亂遂致朽

又曰此詩追思長安全城叙述其宮闕崇麗朝省尊嚴而感傷則見於末句
蓋自靈武迴鑾放逐蜀郡舊臣自此中官竊柄開元天寶之盛事不可復見
而公坐此移官滄江歲晚能無三歎於今昔乎幾回青瑣追數其近侍奉引
時日無幾也嗟乎西望瑤池以下開寶之長安也王侯第宅以下肅宗之長
安也徘徊感歎亦所
謂重章而共述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

繡柱圍黃鶴通作錦纜牙樯起白鷗迴貢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夾城小苑舊唐書開元二十年造苑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崇夾城至芙蓉園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視

道經通化門觀以達南內興慶宮次經春明
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

箋曰此記長安失陷之事也玄宗自秦幸蜀故有瞿唐曲江萬物風烟之感
蓋玄宗幸蜀正八月也入邊愁并指吐蕃陷長安也歌舞樂游之地一切殘

毀則宗廟宮闕
不言而可知矣

又曰開元中廣花萼樓築夾城複道自南內徑達曲江芙蓉園亂後御道崩
潰宸游絕跡故曰通御氣也祿山反報至上欲還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

四顧悽愴此所謂入邊愁也舊箋謂并指吐蕃陷長安非也珠簾繡柱指陸
地帝幕之妍華錦纜牙樯指水嬉棹柁之炫耀哀江頭云江頭宮殿鎖千門

此則痛定而追思也長安天府三成帝絳故曰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至有唐
而胡虜長驅天子下殿不亦傷乎落句之意以為樂游歌舞之地逸豫不戒

馴至於都邑風烟九廟灰燼而自古帝王都會遂有百年為戒之嘆
也王仲宣七哀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回首之言良可深省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一作石鯨鱗甲動秋風

袖其空風雨不時
五六言因宮女不復
如前拾蘇採蓮而漂
未之多墜粉之久未
聯自述其播遷絕域
寄慨深而措詞雅無
妙不臻殆難為懷
吳云此篇楊用修批
為確世人憫惻去取
各逞偽說以馳騁伯
振指為深寂考據目
之俚俗皆劣見耳

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旌旗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旌葆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織女

漢宮闕疏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石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尾

皆動漢世祭之以孤米有宋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類菰之

神雨往往有驗

沈雲黑西京賦昆明靈沼黑水玄趾善曰水色黑故曰蓮房昌黎曲江荷花

芙蓉多撐舟昆明渡雲錦注云昆明

池周回四十里芙蓉之盛如雲錦也

箋曰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車行云武皇開

邊意未已韋應物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

又曰今人論唐七言長句惟老杜昆明池水為冠實不解此詩所以佳楊用

脩曰觀西京雜記三輔黃圖所載則知盛世殷富之景觀織女機絲四句則

知兵火凋殘之狀此亦強作解事耳叙昆明之勝者莫如孟堅平子一則曰豫

集乎豫章之館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若雲漢之無涯一則曰豫

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

記此用脩所誇盛世之文也予謂班固漢書敘月之詞此立言之體也

日月之言公以唐人叙漢事摩娑跡故有機絲夜月之詞此立言之體也

何謂彼頌繁華而此傷喪亂乎菰米蓮房補班張鋪叙所未見沈雲墜粉描

畫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昆池水黑故賦言黑水玄趾菰米沈雲象池水

之玄黑極言其繁瑣也用脩言兵火殘破菰米漂沈不收不已倍乎舊箋謂

借漢武以喻玄宗指武皇開邊為證玄宗雖興兵南詔未嘗如武帝穿昆明

以習戰安得有旌旗在眼之語兵車行前後出塞諷諫窮兵者多矣安用於

此中庾敳致譏豈主文諷諫之義乎今謂昆明一章緊承上章泰中自古帝

王州一句而申言之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織女石鯨蓮房菰米金隄靈

李云起聯山水之成三四國用之豐五六因憶身遠承平高朋嘉會第七句繼收第八句仍轉到蜀變旅泊無一意不國足且不止結此篇並八詩皆繳佳真大手筆春相問註妙晚更移謂游費不足晚且轉而之他也吳云三四濃豔五六流逸結本吟望作今望是對結體當從陳云八首命意鍊白之妙自不必言即以章法論分之如駭難之厚四面皆見合之如常山走蛇首尾互應

沿之遺蹟與戈船樓櫓並眼中而自傷其僻遠而不得見也於上章末句
冠指其來脉則此中叙致禍疊環鎖了然分明如是而曰七言長句果以此
詩為首知此老亦為點頭矣末二句正寫所思之况關塞極天豈非風烟萬
里滿地一漁翁即信宿泛泛之漁人耳上下俯仰亦在眼中謂公自指一漁
翁則陋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溪晉作溪破一云紫閣峰陰入溪香稻草堂本作紅稻

紅稻一啄餘殘一作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

移絲筆昔遊一作千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明魏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昆吾地名上有亭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差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記東

嚴寺下殿終南之勝霽曦玉紫閣之陰即漢波杜詩紫閣峯陰入漢波是也

山祠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紫閣之陰即漢波杜詩紫閣峯陰入漢波是也

紅豆沈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詞補注並作紅豆啄餘鸚鵡粒當以草堂本為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于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国春來發幾枝

拾翠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

箋曰此記游宴漢波之事也仙侶同舟指岑參兄弟也公詩云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玉尊所謂鍊筆昔游千氣象也公與岑參輩宴遊在天寶獻賦之後

窮老退思故有白頭吟望之歎焉

又曰箋以為思昔游之長安是矣今更指昔游之地謂亦連蹕上章而來蓋武帝建元中微行數出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昆吾御宿北繞黃山周

哀數百里元狩三年始穿昆明池以象滇河今詩昆吾御宿二句正指武帝所開城南故地言自遠近者躡昆明池水言之謂不獨穿鑿昆明為武帝之功凡上林黃山之間更衣禁禦建置歷然亦皆如昆明旗幟常在眼中也秦州自古帝王一句亦總結於此蓋事訖而重中亦章重而事別矣公詩如駭錯綜牙舉以告知者

詠懷古跡五首

李云詠懷五首託興最遠有縱橫萬古吞吐八極之勢李云首篇極嚴整而意沉着吳云吳本作咏一章古跡四首最是蓋首篇引庾信雖似懷古實是詠已懷也觀三峽五溪已事可知下四首宋玉之宅明妃之村先主玉殿武侯祠屋乃實言其事查云詩一作詞吳云公詩藏議論於抑揚之間陳世堂與獨樹旌旗秋興諸將與詠懷古跡而己一聲調悲涼獨胡指安史有人主釀成之意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胡羯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五溪

五溪荆州記曰臨沅縣南臨沅水水源出犛犛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溪故云孫或曰巴子兄弟入為五溪之長今兩溪在州西次南武溪次南沅溪次南辰溪次東南熊溪次東南朗溪其熊朗二溪與鄢道元水經注雖不同推其

次第相當則五溪盡在今辰州界也下寶晉紀武陵長沙廬江郡蠻獠之族後漢南蠻傳帝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鑒結漢書注云或作蠻蠻生六男六女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叙州國經五溪之南即益州犛犛郡界五溪諸蠻遠接益州四郡故先主伐吳使馬良招五溪諸

蠻授以庾信周書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卿闕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官爵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

為一作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李云如此詩亦自風

流儒雅 吳云千載
詞客相知洞見衷曲
但俱是想像其風流
耳更深一層 郭美
命曰吳代即不同時
今人便以為重
李云叙事如天馬行
空光彩煥發而毫無
形迹可稱神化之篇
一語涉議論然意俱
包括在內諸家總不
能及 作字奇細
閱公此篇凡代明妃
作怨望思歸之語者
猶嫌議論未離小家
數 吳云一起崢嶸
此率無限低徊乃為
弄豈不有錄耶才人
之於世每不偶亦
如是矣讀之一哭
王遵巖曰琵琶語唐
人用之何常千百無
有似此者

雲雨荒臺

選善注曰漢書注云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說其事賦殊淫感也

楚宮

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在陽臺古城

內即襄王所游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而北長江宋玉賦云游陽雲之臺望高唐之觀即此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

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

一作

琵琶作胡語分明怨

一作

恨曲中論

荆門

郭景純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壁萬丈壁立霞噴虎牙嶺壁以此

其前香溪繞其後樂史楊貴妃外

紫臺

別賦紫臺稍遠關山無

傳昭君生于峽州故有昭君村

紫臺

稍遠關山無

琵琶

序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

明君亦必爾也其述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

蜀主

窺吳

幸三峽

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

一作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

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隣近

一體君臣祭祀同

為寺

窺吳

水路經注江水又東逕石門灘雖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連東西緣江

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走經此門追者甚急乃燒鑊斷道孫桓為

遜前驅斬上獲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

永安宮

華陽

先主戰敗委舟船由水道還魚復改魚復為永安宮南劉備終於

都四月殂於永安宮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永安宮南劉備終於

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里許江山迴瀾入峽所無城周十餘

里

背山

西江

顧塘

四峽

荆林

成林

左右

民多

鑿其

中

寰宇

記

劉備

宮東

窺吳

水路經注江水又東逕石門灘雖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連東西緣江

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走經此門追者甚急乃燒鑊斷道孫桓為

遜前驅斬上獲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

永安宮

華陽

先主戰敗委舟船由水道還魚復改魚復為永安宮南劉備終於

都四月殂於永安宮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永安宮南劉備終於

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里許江山迴瀾入峽所無城周十餘

里背山西江顧塘四峽荆林成林左右民多鑿其中寰宇記

劉備

時中書局校印

六

時中書局校印

永安仍於州之西
七里別置永安宮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

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福一作運移漢祚難恢復一作終志決身殲軍務

勞

伊呂張輔樂葛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宣內蕭曹後魏書毛循之曰

李云抑揚反覆其於
虛實之間可謂躊躇
滿堂吳云肅清高
三字拙三四亦不定
見實結語氣索亦非
佳構若五六則人百
思不能到即公所題
至多亦未有可匹此
十四字者

言陳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
崔浩典論曰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
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
之地階號邊鄙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佐為偶而以蕭曹亞匹不亦過
乎謂壽賤亮非為失實此
詩所以正浩之過論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見愁

汗馬西戎逼曾閱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漢朝陵墓

張載七哀詩云北芒何憂憂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

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鬱應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壞過一

杯便房啟幽戶珠玉離玉體珍寶見剽擄魏文帝典論喪亂以來漢氏諸陵
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押金鏤體骨并盡董卓傳卓自留屯畢圭苑中使呂
布發諸帝陵及公卿玉魚韋述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
以下冢墓收其珍寶玉魚十騎馳突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

吳云郭美命曰諸將
全用議論多少蘊藉
一唱三歎鄭峯陽曰
皆直論時事以謹嚴
筆削之美發和平溫
厚之思悲甚於騷而
體格崇於漢魏王何
諸子盡情批抹不勝
詭駁至謂學詩必不
宜爾識諤至此所不
解也先官相若谷
先生曰一字一句皆

漢愛雅鑄而成至
冰之驚心動魄不可
輕議也 李云老成
碩畫足補廟謨而丈
彩郁然不墮議論故
自可誦 痛憤山陵
寄託得體 不忍直
指本朝故記諸漢代
王魚金盤纒是借言
然詩忌無出處戊太
子王魚盧充金盤借
喻陵墓被劫非泥定
二事也舊注乃拘漢
朝事而欲易以沈炯
事何也 多少猶言
無多 卻安秋興諸
將同是少陵七律聖
處沈實高華當讓秋
興深渾蒼鬱定推諸
將有謂諸將不如秋
興者乃少年耳食之
見
郡云通首一氣搏挽
格力高絕 李云周
白絕救朔方高謂諸
將有人乎括此責之
何辭以對 晉永乃
唐發祥之地此句言

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然後得葬
此鬼曰我當時入嗣以路遠不隨坐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道其
奴因宣詔欲為改葬鬼曰出入試不妄改葬幸甚金盤吳若本注云金作玉
天子殺我王魚一雙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各盡金盤漢武故事茂陵事本
言玉棺柩漢武故事鄴縣有一人于市貨玉至吏視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
見縣遂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沈炯
行經漢武通天臺表奏亦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遂出人北斗殷
問舊注引干寶搜神記虛亢幽暗事雖有棺中金枕與茂陵無與也北斗殷
英華辨証漢書有朱旗絳天杜云曾門朱旗北斗殷則是因朱旗絳天則見
斗亦赤也本是殷字何涇渭二水在長安西北是春吐蕃請和郭子儀
不詳則是殷字何涇渭二水在長安西北是春吐蕃請和郭子儀
疑左傳左輪朱殷以利我不虞乃遣兵戍奉天即此地也
箋曰此詩指漢朝茂陵墓以喻唐也宮闕茂陵墓並對南山有元奉屯衛之威而
不能禁胡虜之入故曰千秋高入關也祿山作逆繼以吐蕃焚毀未已駸駸
有發掘之虞玉魚金枕惜尋常墳墓之事以婉言之不忍如飛載七哀所謂
便房政幽戶珠玉離玉體斥言之而無諱也昔日玉魚才蒙葬地早時金盤
已出人間曰昔日曰早時言變亂倏忽不可常保也指西戎入犯之從數故
曰見愁汗馬指胡虜焚宮之相始故曰曾閃朱旗所以告戒長安之諸將者
此如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
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三城 舊書神龍三年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為
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安
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以拂雲祠為中城相去各四百

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中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八百
時中書局校印

聖人屢出而水亦時
有也吳云此深言
借助回紇之非也韓
仁德亦是借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呂混三受降城碑曰跨大河以
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以排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
斥候遠望幾二千所公以形以據同力而守納陰山於寸眸拳太漠於一掌涉
河而南門用晨開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旗提金鼓馳神竿鞠虎旅定條
塞一隅之安空若寒萬里之野大畧方運元勳不集厥後賢愚迷任工拙異
勢城墮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聖而旋吾知韓公不誤
目於地回紇祿山反范陽河北皆陷郭子儀以孤軍起朔方賊將誘河曲九
下矣回紇府六戎州郭子儀以孤軍起朔方賊將誘河曲九
回紇太子葉護自將助討祿山戰於潰上賊詭伏將襲我回紇馳剪其伏出
賊背更度之賊大敗遂收長安新店之役賊陳出輕騎子儀志軍追掩賊張
兩翼包之官軍亂而却回紇望見即踰西嶺從後擊之且望飛矢射賊賊
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僅尸相屬官軍乘勝逐收東都由此觀之汾陽以朔
方孤軍收復兩都皆賴回紇助順之力故曰宣意盡煩回紇馬也肅宗即位
日朝廷草昧軍容單寡詔子儀先驅班師赴行在國威始振故帝唯依朔方
軍為根本僕因懷恩曰朔方將士為先帝中興主人在國威始振故帝唯依朔方
恩故吏今日翻然遠救朔方將士為先帝中興主人在國威始振故帝唯依朔方
度使橋上幸陝至華州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至陝忍吐蕃東出潼關徵子
儀請行在子儀曰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自哥舒失守之後潼關之險
與賊共之僕國懷恩誘回紇以蕃連兵入晉水一行并州起義堂頃我高祖
紀縣彌三輔故曰胡來不覺潼關隘也晉水龍躍晉水鳳翔太原府元
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太宗生時有二龍戲於門外井中經三日乃沖
天而去口龍起猶聞晉水清即李嗣所謂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也其感嘆如
此

箋曰當景龍之時張仁愿築城虜腹中制其南牧猶以狼居辟海絕幕未空
為恨不及百年而羯胡作逆回紇助順堂中夏借力犬羊以資匡復國勢
之衰衰如此邊事之倒置如此不亦傷乎是以悲潼關之失隘思唐堯之一
旅勒龜河北諸將不應無韓公之老謀而以賊遺君父也往子沿襲舊聞謂

享云務農息戰之意
於未聯借王相國掉

吳云此紀東都之禍
也兩京雖復而餘孽
紛然故曰滄海曰荊
門王綰雖所不滿然
不獨一人之非棟梁
矣題曰諸將可以類
推五六曰朝廷曰
天下故不單責綰

李云點綴生色詞義
更嚴吳云此紀西
南之亂也亦不專謂
中官出將若云專指
中官則此輩掃除之
役可以忠良謂聖望

貴諸將不應借助於回紇當盜發幽陵天子西走汾陽提朔方孤軍轉戰逐
北香積之蕭伏西嶺之却迴非回紇協力奮擊或出其背或出其後勝負未
決兩都之收復未可知也當此之時能預料其怯恩肆掠逆而拒之乎魏勃
曰失火之家當先自白大人後救火乎此切論也故吾謂豈謂盡煩云云乃俯
仰感嘆之詞非以是為謀國不減而有有所彈判也言末章二句屬勸勉
賜之詞汾陽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承詔日麾下才數十騎僅免於朝恩元
振交口警噓少陵於此時惜之可也詔之可也又何庸執三寸之管把其短
長乎新書亦謂太宗能用突厥而肅宗不能用回紇免園書生不識世務鈔
畧論斷妄談兵事如此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

哀職雖多預一作誰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哀職後漢論王暢李膺彌縫臨邊廣德二年王綰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

營事兼領東京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討滅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
殿宇大庥三年領幽州盧龍節度又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軍節度
箋曰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貢
復封疆補哀職於朝廷供軍儲於天下如王綰者不過募耕勸農修承平有
司之職業而已曰稍喜者蓋深致不滿之意非褒詞也朝廷哀
職思得中興賢佐如仲山甫以補哀缺非尋常諫諍之謂也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祲未一作金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

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良陳作銅聖朝

銅柱水經注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曰

錢箋杜詩 卷十五 八 時中書局校印

李云雅愛卿公然語
語然有分寸 吳云
此言蜀事只巫峽句
言其亂他皆追憶僕
射軍令分明美僕射
也若箋言暗識鴻漸

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新書環玉本林邑
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嶺東涯海明皇令特迎何履光以兵
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越蒙等處首領思賜有膂力殘忍好殺積虎為京觀
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所至大司馬書舊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上元二年拜兵部尚
立功弼司僕子儀尚書僕總戎至德二年九節度討安慶緒于相州不立統帥
射冕兵部尚書輔國總戎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程元振代輔國判元
自朝恩始廣德元年改為天下觀軍容宣慰使程元振代輔國判元
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充實應軍使侍
中應助漢書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泰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漢官儀
器虎子之屬晉與服志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
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羊侍中插左常侍插
右

箋曰此深戒朝廷不當使中官出將也楊思勗討安南反漢殘酷好殺故越
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
所謂殊錫也魚朝恩等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
之地只當精求忠良以副聖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潰
潰乎肅代間國勢衰弱不復再振其根本胥
在於此斯豈非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與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
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盃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數舉盃新書鴻漸入成都政事一委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獨
鼓錄載鴻漸出蜀至嘉陵江與從事楊崖州杜亞登驛樓望月行譚